

陈仁德 著

吾鄉吾土

馬識途



新稿

三民書局出版

忠县文史资料第五集

陈仁德 著

吾乡吾土

淡月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吾乡吾土/陈仁德著.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4.12

(三峡文化丛书/杨辉隆, 彭晓东主编)

ISBN 7-80099-919-X

I. 吾...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6239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

电话: (010) 68218553 51933037

[http: //www.e-zgsx.com](http://www.e-zgsx.com)

E-mail: sanxiaz@sina.com

重庆市万州精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7

字数: 342 千 印数: 1-1000 册

ISBN7-80099-919-X1·100 定价: 150.00 元(全 9 册)

本册定价: 29.20 元

《吾乡吾土》序

地方文化的硕果

——《吾乡吾土》序

尹明善

身居商肆,心系书香,我喜欢和文化人交朋友,陈仁德就是其中之一。

知道陈仁德的名字是缘于他所撰写的《忠州赋》。去年5月,我到忠县参加一个活动,顺道参观了新落成不久的忠县长江大桥,桥头高耸的纪念碑上铭刻的《忠州赋》吸引了我:“临江故郡,巴国旧疆。西接平都,东望瞿唐。背巍峨之巴山,峰峦葱郁;面高峡之平湖,烟波浩茫……”,文采斐然,气势磅礴,颇有六朝风韵。《赋》是由忠县籍作家、书法家马识途书写的,道劲古朴,凝重深沉,而《赋》文却是由另一个忠县籍的文化人陈仁德撰写的,当地人告诉我,陈仁德是重庆某报的记者。这便是陈仁德给我的最早的印象——一个能文善赋的才子。

后来有机会认识了陈仁德,对他的了解便渐渐多了起来。原来,仁德竟是在和我有着密切关系的《重庆青年报》工作,他参与管理的《激动周刊》以其独特的人文风格在重庆报界颇获好评。他出身于忠县一个书香世家,由于历史的原因,14岁便失学,其后辗转沉浮于社会底层,当农民、工人、营业员等十多年,那正是文化虚无的时代,而仁德从来停止过刻苦自学,

吾乡吾土

在35岁考上四川大学之前，他已经在文史方面有了较好的修养并发表了大量作品。到现在为止，仁德除了在报刊上不断发表作品外，已有《陈仁德诗词钞》《云气轩吟稿》《白居易忠州诗注》等专著先后面世。

仁德对忠县地方文史进行了系统的清理整合，从上古到当代，他差不多给开出了一个清单。巴蔓子刎首留城到底是怎么回事？甘宁的故里究竟在何方？忠县为什么姓忠？唐代诗人谁先吟唱竹枝词？白居易在峡江留下了什么文化遗产？李芋仙和曾国藩的关系到底如何？罗广文起义的真相？茅盾曾经死去活来地爱过哪个重庆美女？和邓小平同船去法国的重庆人是谁？如此等等，他都讲得清清楚楚，引人入胜。推而论之，他对三峡民歌的源流及艺术特点，三峡文化的形成及演变，三峡民俗的点点滴滴，亦均有所探究，自成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三峡文化研究的空白。说仁德丰富了巴渝文化的宝库，对重庆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似乎也并不过分。

当然，仁德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他的作品肯定有许多不足，比如在学术严谨，方法精当，材料丰富等方面，都有待认真总结加以提高。

现在，忠县政协将仁德地方文史类的文章选出87篇30余万字结集出版，名之曰《吾乡吾土》，此举善莫大焉。这不仅是对仁德用心笔耕的奖掖，更是本市地方文化积累的一枝硕果。在此我谨对这一成果的问世表示热烈祝贺。仁德正当盛年，望再接再厉，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报效乡梓，勿负天赋之才也。

是为序。

2004年8月

(注：尹明善先生是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传承文化的佳作

——读《吾乡吾土》

王正堂

忠县文史资料第五集《吾乡吾土》出版了，我表示由衷地祝贺。这里首先要感谢陈仁德先生为之付出的艰辛劳动，更要感谢马识途先生挥毫题写书名，他老人家在耄耋之年还关心着家乡的文史事业，再次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墨宝，成为忠州人值得永远珍视的精神财富！

《吾乡吾土》是仁德先生的文史研究专集。市政协副主席，著名企业家尹明善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赞曰：“说仁德丰富了巴渝文化的宝库，对重庆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似乎也并不过分”。在渝州、忠州人的心目中，仁德是记者，是编辑，是诗人；在报界，文化界，他是人们熟知的文化名人；他创作并由马识途先生校订和书写的《忠州赋》，在各界人士中广为传诵，引起了强烈反响，显示了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学天赋。然而，仁德在文史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却并不为人熟知。《吾乡吾土》是他多年来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潜心研究地方文史的成果展示。本集共收入的文章共87篇，约30万字。沧桑岁月，一方水土，父老乡亲，史海钩沉，风云际会等七个栏目，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演绎了一

吾乡吾土

次又一次风起云涌的历史事件。我想，仁德作为业余文史爱好者，有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即使是专业的文史工作者也是很少有人能超越的。

忠县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在 23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过无数仁人志士，发生过多少次重大历史事件。是忠县这方热土，养育了千千万万优秀儿女。在仁德笔下，有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从巴蔓子到罗广文，从白居易到马识途，从秦良玉到秦德君，他们是忠县的名人，同样也是重庆乃至中国的名人，我们从他们那里看到了忠州人的精神，听到了历史前进的脚步声。我们读了，受到鼓舞，感到振奋。我们读了，有悲伤，有感慨。我们说忠县有一部辉煌的历史，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忠县儿女一定能够创造更加璀璨的现代文明。我们还可以从那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背后，看到仁德先生对家乡的一片赤子之情。如《有关巴蔓子的种种话题》、《甘宁原籍考》等。巴蔓子将军是忠县人，这在唐代就有定论，唐太宗在贞观八年因巴蔓子、严颜故而赐名“忠州”。然而，现在有人来争了。甘宁将军不是忠县人吗？居然也有人来争他的户籍了，而且好象还理直气壮！仁德先生对此举深感不安，他认为历史决不是由后人任意改写的，那些原本属于忠县人自己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东西，而今怎么能仅凭几个文人的鼓噪就拱手送给别人，如果是那样，我们还有什么脸去面对先人呢？将来我们还能对后人说些什么呢？仁德在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用无可辩驳的事实依据，捍卫了历史的真实面目。这难道不是对家乡的真挚热爱之情吗？仁德的研究成果，充满了科学的历史唯物观。历史人物是复杂的，他们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绝对的肯定或否定，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如对清代诗人李芋仙的研究，对民国风云人物吴恩洪、谢锡九、罗宇涵等的研究，都

《吾乡吾土》序

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描述他们，而不是任意歪曲历史，更没有凭主观臆想去褒扬或贬低这些人，他们的功过是非，他们的历史地位，让读者去评说，去争鸣，这是一个文史工作者必需具备的品格。还有一些历史人物如沈芷人、邓懋、罗广斌、秦德君等，长期以来因资料缺乏而被忽视。仁德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不但填补了我县文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经济、文化建设拓展了新的领域。

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人文精神，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都对推动当时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发生过重大影响。忠县人民修建了巴王庙、严颜碑、白公祠、四贤阁、太保祠等，就是对这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纪念。我们的文史资料，通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同样是对忠州的灿烂历史文化的传承。相反，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甚至割断历史的态度都是十分有害的，我们为拥有一部厚重的历史画卷而感到骄傲，仁德先生为我们“资政、存史、育人”作了一件大好事。

《吾乡吾土》不仅是一部文史佳作，同样是一部文学精品，通篇散发着笔墨的清香，丝毫没有读史的枯燥乏味的感觉，当你读完之后，你所收获的绝不仅仅是消遣，是品茗，而是受益匪浅。

吾乡吾土曾经演绎过无数惊天动地的故事，吾乡吾土传承着千年香醇的芬芳，而今的吾乡吾土正在发生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化，《吾乡吾土》充满了作者对故土的无限眷恋之情。我作为读者之一，有机会先读为快，写下几句不伦不类的话，实在难以表达我的无限感慨。

2004年9月

(注：王正堂先生是忠县政协主席)

目 录

目 录

地方文化的硕果	尹明善 1
传承文化的佳作	王正堂 3

史海钩沉

有关巴曼子的种种话题	3
巴蔓子与忠县三月会	13
甘宁原籍考	22
陆宣公及宣公墓	26
忠州刺史白居易	32
白居易笔下的忠州荔枝	49
白居易的三峡情结	51
鲜为人知的白居易爱情悲剧	55
唐代巴峡两刺史	58
忠州东坡石碑碑文	61
忠州洋务传奇	62
李芋仙：不能遗忘的诗人	68
李芋仙妙联惊人	87
书痴李芋仙	90

吾乡吾土

风云际会

反袁讨蒋的勇士秦肃三	95
杨荷花	97
王大爷的鬼头刀	101
富翁田三王爷	104
忠州奇人邓鏊	107
辛亥巨子吴恩洪	109
和邓小平同船去法国的忠县人	114
大风堂弟子张旭明	126
风闻一时的谢罗竞选之争	128
袍哥血溅“杏花村”	133
土匪罗行之肆虐记	143
英雄本是三峡人	149
一代奇女秦德君	152
茅盾与秦德君的凄婉爱情	156
求证柳亚子的两首诗	160
罗广文将军的故事	162
马识途雨夜出虎口	177
走近马识途	180
听马老谈“赋”	183
成善楷先生婚恋轶闻	186
浪迹天涯的游子	188

沧桑岁月

困难时期的“饮食文化”	193
我在“文革”中的一段经历	199

目 录

悲怆的假肉票案件	210
来喝糖精水哟	218
剥菜头的日子	221
我见过的“忠字舞”	224
白桥溪的叠影	227
汝溪的回忆	230

一方水土

忠州赋（一）	235
忠州赋（二）	237
忠州翠屏山赋	239
故乡的河滩	241
故乡的黄桷树	248
故乡的水井	252
奇特的忠州龙舟竞渡	257
随风而逝的忠县盐文化	260
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	262
平湖仙岛皇华洲	265
话说石宝寨	267
万里长江一翠屏	271
且说忠县人的“忠”	278
忠县曾经有“熊猫”？	283
久违了，桃花鱼	285
三峡民歌溯源	288
三峡民歌掇英系列	299
三峡文化断想	323

吾乡吾土

父老乡亲

陈德甫一纸退神兵	329
记忆中的奶奶	333
想起了八爷爷	337
祖父和父亲的日记	342
父亲的洞箫	356
望着幺叔的遗像	358
我身边那个孤独的土匪	362
知青时代的队长	3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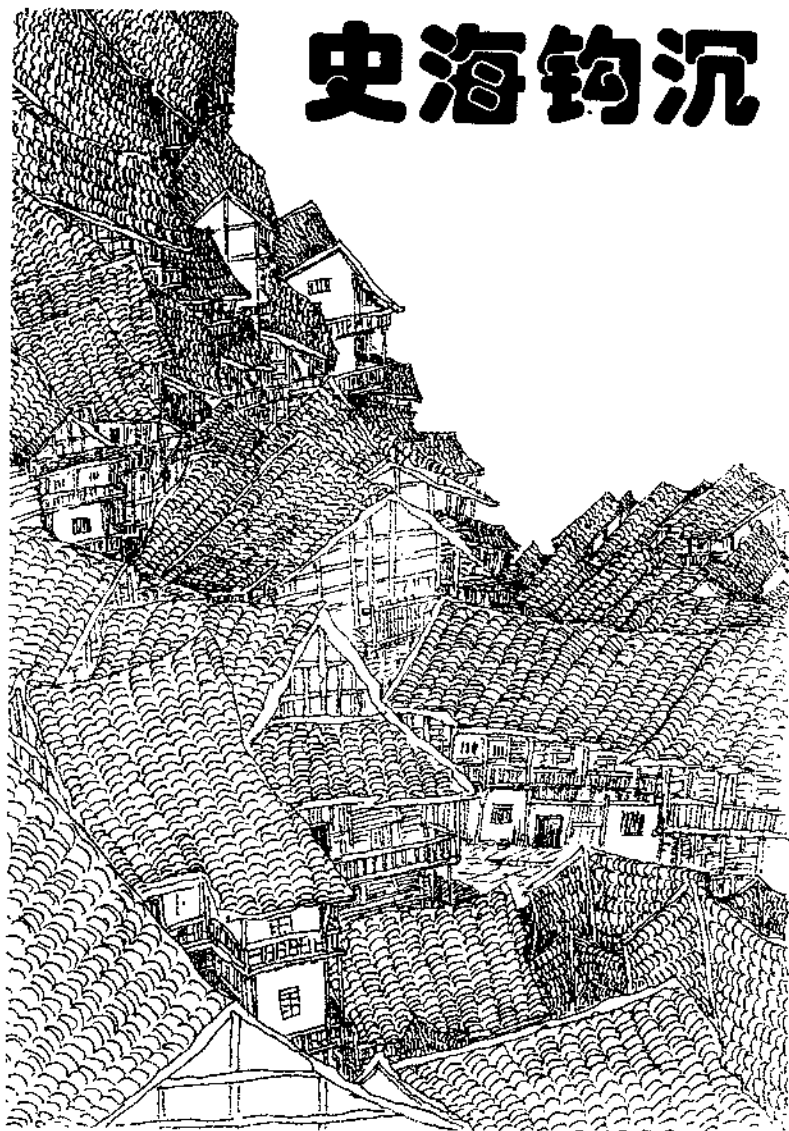
警事拾零

十一岁的女孩为何“被杀”	371
一桩扑朔迷离的爆炸案	379
大盗原来是“妹夫”	386
苦肉计牵出三桩杀人案	394
忠县：警民合力擒大盗	403

现场实录

一位日本学者的忠州情结	413
万里过海来 只为一柱香	419
忠县乌杨汉阙发现记	428
破译巴文化之谜的人	437
抢救三峡文物的外国留学生	440
长江边上的悲歌	448
后记	455

史海钩沉



有关巴蔓子的种种话题

言及巴文化，则不能不提到巴蔓子。

巴蔓子是遥远的古代巴国流传至今的唯一英雄人物，在人们心目中，他就是巴民族之神，就是巴民族的化身，他的人格力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已经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



20世纪90年代塑造的巴蔓子像

但是，很久以来，对巴蔓子却缺乏专门的研究，使得人们无法进一步感知这位伟大的先民。本文拟就自己多年来研究的心得，从多方面对巴蔓子予以阐释。

一、巴蔓子的原籍

关于巴蔓子的原籍，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华阳国志》只说“巴国内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并未言及其原籍。世传巴蔓子原籍者有忠县、恩施两说。两说相比较，恩施未见有充分依据，而忠州则有大量依据，足以

吾乡吾土

证明巴蔓子为忠州籍。试列举如下：

1、唐代中央政府认定巴蔓子为忠州人

忠州古称临江县，西魏时设置临州，至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太宗李世民感念临州人巴蔓子、严颜“地边巴缴，意怀忠信”，遂改临州为忠州，以纪念此二人，这便是忠州的由来。太宗改临州为忠州，绝非轻率之举而必有所本，由是观之，1300余年前之唐代中央政府是视巴蔓子为忠州人的。巴蔓子原籍在唐代已有定论。

2、巴蔓子祠庙在忠州

后人为纪念巴蔓子特在城东建祠立庙，四时供奉，其庙叫巴王庙（因尊巴蔓子为土主，故又名土主庙）。巴王庙建于何时已不可考，其门前丁房双阙为汉代物，与庙同一轴线，成呼应之势，应考虑建庙不会晚于丁房双阙很久。《蜀中广记》称：忠州巴王庙，在州东一里，神即蔓子将军也。岁三月七日（按：应为四日，下同），太守以豕帛致祭，先期土人具千斤蜡烛祀之。宋为永顺祠，今为忠贞祠。这段文字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太守致祭”，说明对巴蔓子的祭祀是一种政府行为；二是“先期土人具千钧蜡烛祀之”，说明群众自发参与且规模极大；三是“宋为永顺祠”，说明巴王庙及三月会最迟不晚于宋代（详后文），至于“先期”二字，则更透露出其由来已久。巴蔓子本是巴王麾下一将军，巴王早已不见流传，而巴蔓子反被后人尊推为巴王，建巴王庙供奉，此事殊费解，当亦民心之所向也。古代忠州即为巴蔓子建庙，其为忠州人，当不须置疑。

巴王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改为榨油厂，后属油脂公司，今荡然无存。八十年代文物普查时，文物部门将巴王庙西侧之马王庙权充巴王庙保留至今，已非原物。

3、巴扎营旧址至今犹存

史海钩沉

今忠县巴营乡古称巴扎营，即巴蔓子扎营之地，其具体地点在巴营场东约五里处之巴岭二社，据巴营籍学者奉节师范学校教师吴方琚八十年代致忠县志办信称，巴扎营南面寨门尚存——驷马古道自营门出入，寨上有巴王庙后改为小学校，解放前在此每年三月初四举办三月会，从巴王庙把木雕像接到巴营场上古庙内——当时是乡公所之地，燃香祭祀后又抬回巴王庙，其盛况不减城里的三月会。吴是巴营人，青少年时长期生活在巴营，其说应可以相信。令人惊讶的是，小小一个巴营乡，竟也在巴扎营上建有巴王庙，且和忠州城一样年年举行三月会，其活动形式也和城里一样，接木雕像出游，且盛况不减城里的三月会。可见世代相传的巴蔓子扎营于此绝非虚言，于兹亦可见巴蔓子与忠州之密切关系，倘非忠州人，焉能享此殊荣。

笔者于2002年7月3日登临巴扎营古寨，吴方琚先生所称巴王庙已不可寻，寨上古松丛生，林间已垦土种粮，寨墙尚残存多处，然绝非巴蔓子古物，度其年代，似应在清代。

4、三月会为巴蔓子而兴

三月会是忠州人为纪念巴蔓子而举行的大型庙会，为全国所无。前文所举《蜀中广记》称“岁三月七日，（即巴蔓子忌日），太守以豕帛致祭，先期土人具千钧蜡烛祀之”。应即三月会的最早记载，但三月会的兴起显然应早于《蜀中广记》的时代，至少应与巴王庙的修建同步。明代忠州知州陈秉彝《禁土主赛会记》对三月会有十分详尽而精彩的描述，是古代关于三月会最珍贵的文献。其文称：“每值会期，旗帜塞巷，金鼓鸣街，彩亭锦棚，相望盈道，乡城士女，走相拥挤，其男女之别已不讲矣……炙蜡烧烛，其大如困，饰以锦绣珠玉，以三十二人捧之，环游城阙，三日乃止。他邑之逐逐来者，亦复效尤，就中如合州、铜梁、云阳、梁山，其奢侈更过于本地。如彼此